

ZHUOMUNIAOWENCONG



·啄木鸟文丛·

- 老板哥和电妹子
- 爬满青藤的木屋
- 芙蓉镇

1802

从小说到电影

古华 陈敦德

- 老板哥和电妹子
- 爬满青藤的木屋
- 芙 蓉 镇

古 华 陈 敦 德

从 小 说 到 电 影

· 啄木鸟文丛 · ZHUOMUNIAOWENCONG

从小说到电影

古华 陈敦德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625印张 381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 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57·380 定价：3.05元

印数：0001—2000册

从小说和电影的缘份谈起（代序）

冯 牧

早就听说古华同志的好几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，搬上了银幕。已经拍成的有峨嵋电影制片厂的《爬满青藤的木屋》，广西电影制片厂的《雾界》（原小说叫《金叶木莲》）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《老板哥与电妹子》（原小说叫《蒲叶溪磨房》）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《相思女子客店》。还有《芙蓉镇》改编了本子，尚待拍摄。听说八一电影制片厂还计划拍《浮屠岭》。我曾经有过疑虑，古华的小说风格转化为电影，有一定的难度。他的小说我读过一些，觉得有两个特点，一笔是他下的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，尽管这些人物的个性不一定都达到了某种典型化的高度，但能具有较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就不容易了；二是他的小说细节多，生活密度较大，舒展的成分较小，有很浓的湘西南山区的地方风俗画特色。可以说这是自沈从文先生以来湖南的许多作家共有的特色。但又各有不同。古华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当代湘西南山区的风俗画特色，不同于湖北山区，也不同于粤北山区，是他自己的。所以用电影这一形式来表现他小说的地方特色，我是有些担心的。

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新片《老板哥与电妹子》，觉得是一部有新的艺术意境、新的生活开拓的好片子。影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，运用朴实的手法，反映了偏僻的、优美的又是封闭的山区农村的变革生活，因而它又是充满了激情的。如果一部作品，仅仅满足于通过某些故事情节、生活现象，来反映人们如何从贫穷到富裕，或是从很穷到很富，来说明由于推行了生产责任制，农村的问题迎刃而解之类的道理，我想广大的观众是不会满足的。观众不再容忍我们的作品去图解、阐述某个哪怕是十分良好的意念，某项哪怕是十分英明的政策。观众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、人物的痛苦与欢乐，关心的是在当前我们所经历的这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中，象蒲叶溪这样的边远地区、深山老林、穷乡僻壤中，长期生活在落后的、封闭式的社会环境里的人，他们的思想感情、道德观念、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变化。这是深刻的、兴味无穷的变化。《老板哥与电妹子》这部影片，我觉得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变化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当然，影片的开头部分还有些粗糙、沉闷，但进了戏以后，就吸引人了，真实可信，生活气息很浓。这个电影完全用的实景，所以没有人工布景、搭景的那种不真实感。而有的电影，一看就是美工师设计的，有明显的人工痕迹。为追求表面效果，而去煞费苦心搞一些独具色彩的布景。这在话剧舞台当然可以，但电影里不行。不论你是什么风格、样式的影片，生活环境和生活细节的真实都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部片子在很大程度上，表达了湘西南地区的风俗人情，生活韵律。人物都是纯朴的、善良的。但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却是非常落后、非常封闭的。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残存着的封建思想的阴影、烙印。而且这些阴影、烙印即便是在改革潮流滚滚而来的时候，也还在起着它的作用。这在我国广大的乡村是很带有一点普遍性的。

我以为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清除封建遗毒，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。古华和他的同辈人的许多小说，都在努力表

现这个课题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，肃清封建思想遗毒及其影响这一任务，还远远没有完成。所以这部电影给了人一个深刻的印象。有些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，当时看了觉得不错，但时过境迁，也许连两三个月都不用，就忘在脑后了。一个作品过于匆忙地表现现实生活中正在发展着的事物，作者又不能把生活认识和把握得清晰、准确一些，的确容易出现图解政策、图解意念的弊病。这部影片开头时我有些担心，我怕它在父子两代人之间展开手工操作和电气化操作的矛盾，那就落套了，糟糕了。后来越看越觉得不错，戏集中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冲突、心灵的矛盾上。三个主要人物莫凤林、赵玉枝、杨叶叶，虽然深浅繁简不同，却都写得很生动，朴素，可信。演员的表演也比较成功。我觉得杨叶叶是个悲剧人物，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出来的悲剧人物。她的思想、性格为莫凤林所不取，为乡村的变革的潮流所屏弃，是必然的。杨叶叶对自己的这种命运却一直缺乏自觉的认识、了解。这正是她自身的悲剧所在了。老年的观众或许还会同情她，觉得莫凤林不娶她是心肠太狠了。莫凤林可以跟杨叶叶凑合着过嘛。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凑合？如果向杨叶叶的思想方式、生活方式凑合，予以迁就、容忍，就是向封建色彩的思想形态、生活方式凑合了。这种凑合，虽然可以求得一时的安宁，避免某些指手划脚，却只能给当事人造成悲剧，带来痛苦。在表现这一点上，影片有其难能可贵的成功之处。可惜还有某些说教的痕迹。大约是编导者唯恐观众不明白、唯恐观众不解其用心之良苦所致。创作不能意念先行。这种意念的成分，只能给本来颇为光彩的人物形象抹上不协调的颜色，或者说抹上一点灰。莫凤林是这部影片的主要人物。扮演这个人物的演员的气质很好，表演得很朴素，是不错的。这个人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合理的，然而似乎还缺少一点突破性的东西，出人意料的東西。作品赋予这个人物身上的典型化的细节不

够。从而也就影响了这一形象的丰满。我觉得“电妹子”赵玉枝的形象比“老板哥”莫凤林的形象还要丰满些，更具个性特征些。她一出场就不是完人，就有戏，富有八十年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特点，有点“疯”，易遭物议，却富于生活的进取精神。扮演者表演的分寸感很强，是个很不错的演员。观众一看就明白，她比杨叶叶强，更有时代色彩，跟“老板哥”莫凤林结合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对磨老信这个人物也很感兴趣，觉得这是一个颇为成功的人物形象，很有点南方老汉的味道。他一生勤劳，心地善良，本质很好。但他的道德观念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。我说这个人物形象好，好在哪里？这个正直的劳动者，旧社会的老磨工，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，但在他的精神上、心灵上，却并没有真正成为主人，而仍在从属于他人。他身上表现出了一种年老的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精神上的惰性。时代前进了，生活发展了，他却被因袭的重负压迫着而神思恍惚。后来他儿子莫凤林承包了磨房取得了成绩，他看到了事实，事实也教育了他，他却并没有明白过来，而是觉得自己可以当老太爷了，自己碾米可以不要花钱开票了。这个人物形象很有意思，给人留下了值得思索的东西。当然，一部影片，最好是每个人物都写得十分丰满，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这是很难做到的。

关于塑造典型的问题，是个文学界争论了多年的老问题。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是构成典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当然还有其它因素。我的理解是，不能把“典型”视作为若干同类人物的共性的综合。但我们常常遗憾地看到，在有的作家的笔下，在体现人物某些本质方面的共性上，颇费心力，却往往忽略了人物的独特性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有些人物，在作者笔下似乎什么都有了，却又没有任何只是属于他自己的个性。真正的典型只能通过个别来体现一般，他只能是独一无二的，无可替代的。他是时代生活的产儿，同时，他又是他自己。

今天我们反映农村变革时期生活的作品，同样有一个通过个别反映一般、通过个性反映共性的问题。我们整个国家正在进行的伟大的经济变革，首先是从农村发动、并且首先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的。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了勤劳致富、丰衣足食的康庄大道。然而，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农村，都象我们常从报纸和文件上所看到的那样，都很快地富裕起来了呢？对生活有真知灼见、艺术有个性追求的作家，显然是不会也不应当按照某种大家熟知的观念来写作的。比如，在我们充分认识农村伟大变革的同时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还有不少乡村地区还是贫困的。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户需要解决衣食温饱，一时还谈不到购买彩电、汽车、拖拉机等。除了解决衣食温饱之外，还要有文化生活，还要有其它的许多生活需求。象广州郊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，每户农民住三层楼的小洋房，一家几个彩电。这样富裕的生活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嘛。我们的广大农民即便要过上天津大邱庄那样的日子，也许还需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需要一、两代人的奋斗。因此，我不赞成写农村生活的作品，写成象过去苏联电影《幸福的生活》那样，好象一切矛盾都没有了，大家都已经进入“天堂”了。我不赞成把农村写成这样。因为我们国家的许多农村地区，还处于历史条件形成的封闭半封闭的生活形态之中，加上几千年封建思想造成的习惯势力，还是相当顽强地存在着。我们中国自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，历来就有反封建的传统。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封建残余思想、习俗、观念、道德规范，对我们经济变革、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种种束缚和阻拦。文学应当揭示、鞭挞阻碍我们前进的封建遗毒、习惯势力。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，这个问题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。我们当然不容许给带封建色彩的东西以粉饰和美化。更不能用某种被掩饰了的封建主义思想来反对资本主义思想。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是另一个不容混淆的问题。因为这是农村的现实。根据中篇小

说《蒲叶溪磨房》改编的电影《老板哥与电妹子》，接触并艺术地表现了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。

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电影上来吧。我觉得，这些年来电影创作的繁荣状态表明，新时期的文学，跟新时期的电影，已经结下了可以说是不解的缘份了。许多大家所喜爱的优秀影片，大都来自小说。如《小花》来自《桐柏英雄》，《牧马人》来自《灵与肉》；如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、《骆驼祥子》、《边城》、《花园街五号》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……等等，都是来自同名小说。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，这种趋势，无论中外，概莫能外。应当说，越来越多的新时期文学被搬上银幕，为我们的亿万观众所喜闻乐见，这对于文学是一种光荣，也是一种激励。

目 录

从小说和电影的缘份谈起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冯 牧

蒲叶溪磨房……………古 华

老板哥和电妹子……………陈敦德 古华

※ ※ ※ ※

爬满青藤的木屋……………古 华

爬满青藤的木屋……………陈敦德 古 华

※ ※ ※ ※

芙蓉镇……………古 华

芙蓉镇……………陈敦德 古华

蒲叶溪磨房

古 华

一 石头磨房。水轮石磨，已经 隆隆转动了几百年……

蒲叶溪从大山里出来，清得照人，绿得透底，流到哪里，肥到哪里。古树都叫她溅湿了身，岩头都叫她浸没了胸。两岸边，长满了苍翠的竹丛、蒲丛。竹丛、蒲丛显得很痴心，跟溪水相偎相伴，夹岸而行。蒲叶溪地方因此出产蒲叶，远近都有点名气。蒲叶用来包粽子，织斗笠，编蓑衣。还销往外地，用来盖寮棚、鸭棚、渔棚，是本地人家的一项副业收入。但蒲叶溪地方最为出名的，是那座古老的石头磨房。磨房坐落在三岔路口，一片常年苍翠的柏树林里，是四周围那些远远近近、大大小小的村落互相往来的必经之地。整座磨房皆由青条石筑成，厚实，牢固得就象古时候的城堡似的。由于地面潮气重，石墙四周都长着青苔、地衣，爬着些凤尾草、首乌藤。磨房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，还安着粗圆的铁条。加上四周都长着枝干擎天的老柏树，一年到头绿幽幽、阴森森，更给磨房罩上了一种古朴的气氛。磨房的东北角上紧挨着一座石坝，人工造成溪水落差。平常日子，磨房不开工，石坝不开闸，溪水则顺着原路平缓滑去，如同一匹浅绿色的缎子。磨

房里边，倒是十分宽敞，灰浆粉过的墙，黄泥夯实的地面。四墙上都涂写过一些标语口号、谷米数字、打油诗，郎呀姐呀的鄙俗小调，密密麻麻，依稀可辨，象些现代派的图画。磨房中，依次摆放着石磨、石碓、油榨。旁边还有些供人歇息抽烟的石墩。南墙根有个石头砌成的拱洞，拱洞外安装着一个长满青苔的水轮，水轮连着磨轴，磨轴连着石磨、石碓。磨房开工时，只要磨工去到房外石坝上，抽掉那块厚重的木闸板，溪水便会顺着南墙根轰然而下，飞溅起一道银白色的瀑布，冲打、转动起水轮，水轮又吱吱嘎嘎地带动起磨轴，磨轴再带动起石磨，整座磨房便会发出一种轰轰隆隆的巨响。这声音，那样雄浑、古朴、悠远，使人肃然，令人神往。仿佛这石头磨房夜以继日，春秋流转，已经轰响了千年万年……

对于这石头磨房建造于何年何月，蒲叶溪地方人常有争论，说法不一。有的说，自有了三岔路口的那片柏树林，就有了这石头磨房。据县里林业部门一个工程师来考查，这些合抱粗的古柏树，都是生长于元朝，堪称“元柏”，已有六、七百年的高寿。有的人则说，是先有磨房，后有柏树。另有的人却坚持，是先有柏树，后有磨房。到底是先有柏树还是先有磨房，争论了几百年也没争出个什么名堂。类似“鸡生蛋、还是蛋生鸡”，成了历史的疑案。我们当代人不必徒费心力去解决这类疑案。五湖四海皆有秦砖汉瓦，虽引为骄傲，倒也见多不怪了。这元朝柏树和磨房，论资排辈，是算不了老几的。

石头磨房的最后一位磨工，如今却还健在。他姓莫，大家叫他“磨老倌”。磨老倌今年上七十。旧社会，他在磨房里熬了三十年。新社会，他也在这磨房里呆了三十年。旧社会，这磨房连同这条蒲叶溪，都是本乡土豪杨大炮的私产。杨大炮是地方一霸，有枪有狗，全家上下三、四十口人吃饭，靠了这磨房碾米磨面。杨大炮还兼做着谷米生意，三天一圩，一月九集，这磨房必

须每圩上碾出十五担白米，由长工挑了去圩上贩卖。蒲叶溪旺水季节还好说，逢到水枯时节，水轮转动不起，几个磨工只好轮番当驴马，日夜不息地推着石磨、踏着石碓，筋骨都累断。解放前夕，磨老信跟一个女磨工成了亲，杨大炮被地下游击队处决。土地改革时，磨房成了磨老信夫妇的胜利果实。喜事逢双，恰好这时他们生下了一个宝贝崽娃，取名“解放”，书名“莫凤林”。后来磨房入了社，成了农业社、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。磨工夫妇当家作主，吃穿不愁，仍旧碾米磨面。可是这公家磨房却一直没有发达起来。皆因这蒲叶溪水时旺时枯，时涨时落，生产队、大队也没给接来电源，安装新机器，还是人工碾米磨面。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吃公共食堂，到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更是上头提倡吃大锅饭，下边习惯喝大锅汤，这古老磨房还学了十多年的大寨，记了好些年的“政治工分”。谁家来碾了米，磨了面，都不交加工费，只须在本子上、有时就在石墙上划道杠杠。水轮烂了没人修，石磨坏了没人管。敲敲打打，钉钉补补，勉强凑合着。好在这水轮石磨笨虽笨，却扎实得很，经得起岁月的拖磨。

磨工夫妇的独生崽娃莫凤林呢，却从小翻墙上树，下河摸鱼，顽皮捣蛋，没少挨磨老信的拳头巴掌。可这崽娃越打越长，脾气也越大越犟。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，个子已经高出了磨老信头顶，身胚也已经粗出磨老信一围。据说磨老信最后一次以拳头管教崽娃时，崽娃竟以武力自卫，顺手一挡，就把磨老信仰面朝天地挡落蒲叶溪里，狠狠呛了两口水呢……莫凤林十七岁那年，死活闹着去参了军。三年义务役满，又当了志愿兵，在部队上搞机械修理。一去就是一十四年。年事已高的磨工夫妇好伤心，崽娃看不起这老磨房，不肯留在蒲叶溪边孝顺爹娘。好在他们替崽娃订下了一门亲事，本大队支书杨老四的大闺女，名叫杨叶叶。如今杨叶叶常来磨房帮活，看顾老人。对于这桩由两家老人作主订下的亲事，莫凤林没反对，也没十分看重。好象这终身大事，他小

子竟没大放到心里去！为这事，磨老信暗暗恨上了自己的崽娃。他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一九八〇年冬下，部队上精简，莫凤林终于复员回到了蒲叶溪边的老柏树磨房。他个头敦实，身胚粗壮，穿一身草绿色工装，半卷了衣袖，半卷了裤腿，手脚肌腱鼓鼓。他推着平头，有一张为风雨吹打得粗糙、为日头晒得黑里透红的四方脸膛。总是虎虎瞪着一双大眼，闭着厚厚的嘴。样子有点凶，好象操练过武功，浑身透出种粗犷强悍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。据说他回来后的第一眼就皱眉头，第一句话就怨气冲天：

“老天爷！世界都在大变样，唯独这老磨房，仍是石坝木闸，水轮石磨，破破烂烂，几百年一变不变！”

二 复员军人要当磨房新老板， 大队支书有个附加条件

杨叶叶今年二十六岁，是个慢性子姑娘。她从二十三岁起就等着莫凤林，已经整整三年。她习惯于等待，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忍耐性。说是她满二十岁那年，父亲杨老四答应给她做一条毛哔叽裤子，可是大队支书工作忙，事务杂，答应过后竟忘了。她过生日时只给煎了两个荷包蛋。此后整整一年，她不声不吭。郁郁寡欢。杨老四夫妇也不晓得怎么的就得罪了宝贝闺女，任怎么盘问都不说。直到她要过二十一岁生日，杨老四又照例问一声她想要点什么时，才没好气地开了金口：要什么，要什么，你去年生日答应的毛哔叽裤子都还没给呢！看看，就这么一件事，一句话，她能在肚子里憋上一年，怏上一年。她讲话、走路、干活，都是不紧不慢的，手脚不太利落，却有股韧劲，身上的力气使不完似的，经得拖，拉不下。在莫凤林面前，她手轻脚轻，温顺得如一头绵羊。三年等待，不叫屈，不抱怨。仿佛有碗饭吃，有件衣穿，有活路做，有个让她等着的男子汉，就是她全部的幸福、

满足。

三年前，莫凤林回来探过一次家。也就是那一次，他们订了亲。双方的老人当下就催着他们“一次性处理”：订亲加成亲。可是莫凤林推说没跟部队上的党组织汇报，不行。倒是杨叶叶蛮主动，她嘴上不说，却天天过磨房来打帮手，碾米磨面，跟莫凤林见面。年老的磨工夫妇就常常借了各种由头，去溪边割蒲叶啦，洗猪草啦，整菜地啦，有意把他们单独留在磨房里。莫凤林从小就认得杨叶叶。杨叶叶小时候象个瘦猴子似的，突额头，翘下巴，爱流鼻涕，谈不到好看不好看。可是女大十八变，成年后的杨叶叶除了个雷打不动的慢性子叫人生烦，却长得红头花色，身子丰满，招人爱怜。杨叶叶看中的，却是莫凤林堂堂汉子，在部队上当“技术兵”，日后有出息。

“叶妹子！过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！”

有一天，偌大一座磨房里又剩下他们两人时，莫凤林见杨叶叶拿着小扫帚，一边跟着磨盘转，一边不停地朝他膘上一眼。这妹子的眼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又乌又亮了啊？她还松开了领口上的衣衫扣子，有意无意间露出了白白胖胖的半截胸脯子……莫凤林心里又慌又乱。好在整座磨房是水响加磨响，轰隆隆连成一片。

“叶妹子！我喊你，你没听见？”

莫凤林身子靠在石墙上，双手抱着胸膛，象生气似地瞪着人。

杨叶叶绯红了脸，才小扫帚石凳上一丢，却又木木地站着一动不动，垂下眼皮盯着自己的鞋尖尖：

“哥！你喊我？喊我做什么……”

“你过来……有话讲。”

“你不晓得过来讲？”

两句慢性子话，讲得莫凤林有些败胃口。他叹了口气，走上前来，想拉住杨叶叶的双手。杨叶叶却身子一闪：

“哥！我是蠢人子，也看得出来，你的心，不在我身上……”

“你讲我的心在哪个聪明人身上？”

“哪，你为什么不肯，不肯……”

“不肯立即就跟你成亲？”

“你晓得，还问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啊啊，杨叶叶要的是现买现卖，现卖现得？

“你只想来人家身上占便宜！”

杨叶叶眼睛盯着他，仿佛不由他分辩。

听听，这一句句，多实在，多具体。简直是一本生意经，哪里有半点什么感情？一时间，莫凤林感到自己身子都萎缩了，浑身都发冷。他狠了狠心，发誓不再碰一下这女子。

话不对路子，杨叶叶见莫凤林冷心冷面，便又转过身子，操起小扫帚，跟着磨盘转。她倒是不慌不忙，心有定准。男人反正都是急性子，他们迟早要落叶归根，离不开女人。

莫凤林对于自己匆匆忙忙跟这女子订了亲，顿时十分后悔，十分恼恨。他恶向胆边生，便要刺刺这女子。于是他也跟在人家身后，绕着石磨转。

“叶妹子，没想到你心里这么实在，一点‘亏’都吃不得……可我，还想在部队上千几年，学技术，不想复员……”

“凤林哥，你不想复员，我只好等着……十年八年也等着。”

“除了等着，等着，你就不会再有点别的什么？”

“还能再有什么？那不是罪过？凤林哥，你如果另外有话，就另外说……”

这一问，倒是把牛高马大的莫凤林问住了。看样子杨叶叶十分老练，并且深于世故。却又不慌不忙，那么安稳，那么有忍耐性！她可以年年月月地等着。反正她的寿命长着，日月多着！可

以跟你熬着，你个男子汉，还能怎么着？

“叶妹子！我是怕耽误了你……人家告诉我，女子二十春，日子如黄金；女子三十春，日子如白银；女子上四十，日子烂铁铜！”

“怕什么？就依你这话，也是过了‘黄金’，还有‘白银’……告诉你，我阿婆等过我阿公。旧社会，我阿公下广东海边挑盐脚，半路被抓伏，一去八年才回来；我阿妈等过我阿爸，阿爸十八岁参军去朝鲜，二十五岁才回来。阿妈告诉我，我们家的女人命大，等自己的男人，从不落空……你只放心到部队上工作……”

杨叶叶跟着石磨转，很少回头。显得那么自信，那么有恃无恐。天啊，真是颗生了根的石头，雷公都轰不动。莫凤林是个硬性子，急脾气，他受不了这要烫不烫的温吞水，三锤砸不出一个响屁的耐性人。说话办事，他喜欢痛痛快快，风风火火。这一来，他没能刺着人家，自己反倒窝下一肚子无名火。他没再跟了杨叶叶绕着石磨转，而是退过一边，坐在石凳上，等着杨叶叶绕回来时，才气冲冲地说：

“你们只晓得等着，等着！就象蒲叶溪地方的日子，就象这磨房里的日子，慢慢吞吞，要死不活！几十百把年，仍是旧时山，旧时水，旧时石板路，旧时老屋场！很少有什么改变！要是我叫你白等了一场哪？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水声哗哗，水轮吱嘎，石磨隆隆，掩盖了莫凤林的话。杨叶叶却听清了这落尾的一句，也是最当紧的一句。她竟然不惊不诧，只是木木地瞪了他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

“你会叫人白等一场？你敢？你敢？上有父母，下有兄妹，你头顶的是蒲叶溪的天，脚踩的是蒲叶溪的地！你敢哪样？你才能够哪样？”

这番通过眼神传出来的话，使得莫凤林头皮都发麻。他这才省